

馬元臺
張隱庵

合註素問靈樞

上海錦章圖書局
印行

黃帝內經靈樞目錄

第一卷 九鍼十二原第一

本輸第二

小鍼解第三

邪氣藏府病形第四

根結第五

壽夭剛柔第六

官鍼第七

第二卷 本神第八

終始第九

經脈第十

第三卷 經別第十一

經水第十二

經筋第十三

骨度第十四

五十營第十五

營氣第十六

脈度第十七

營衛生會第十八

四時氣第十九

五邪第二十

寒熱病第二十一

第四卷 癲狂病第二十二

熱病第二十三

厥病第二十四

病本第二十五

雜病第二十六

周痺第二十七

口問第二十八

第五卷 師傳第二十九

決氣第三十

腸胃第三十一

平人絕穀第三十二

海論第三十三

五亂第三十四

脹論第三十五

五癰津液別第三十六

五閱五使第三十七

逆順肥瘦第三十八

血絡第三十九

陰陽清濁第四十

陰陽繫日月第四十一

病傳第四十二

淫邪發夢第四十三

順氣一日分為四時第

外揣第四十五

五變第四十六

第六卷

本藏第四十七

禁服第四十八

五色第四十九

論勇第五十

背腧第五十一

衛氣第五十二

論痛第五十三

天年第五十四

逆順第五十五

五味第五十六

水脹第五十七

賊風第五十八

第七卷 衛氣失常第五十九

玉版第六十

五禁第六十一

動輸第六十二

五味第六十三

陰陽二十五人^{第六十四}

五音五味第六十五

百病始生第六十六

第八卷 行鍼第六十七

上膈第六十八

憂恚無言第六十九

寒熱第七十

邪客第七十一

通天第七十二

官能第七十三

論疾診尺第七十四

刺節真邪第七十五

第九卷 衛氣行第七十六

九宮八風第七十七

九鍼論第七十八

歲露論第七十九

大惑論第八十

癰疽第八十一

補遺 即素問缺此二論故補

補刺法論第八十二

補本病論篇第八十三

第十卷 補遺

靈樞經合纂卷之二

錢塘張隱庵

兩先生合註

會稽馬元臺

本神篇第八

馬此第推本五藏之神故名篇

黃帝問於岐伯曰：凡刺之法，必先本於神。血脈營氣精神，此五藏之所藏也。至於淫泆，離藏則精失，魂魄飛揚，志意恍亂，智慮去身者，何因而然乎？天之罪與人之過乎？何謂德氣生精神魂魄，心意志思智慮，請問其故。岐伯答曰：天在我者德也，地在我者氣也。德流氣薄而生者也。故生之來謂之精，兩精相搏謂之神。隨神往來者謂之魂，並精而出入者謂之魄。所以任物者謂之心，心有所憶謂之意，意之所存謂之志。因志而存變謂之思，因思而遠慕謂之慮，因慮而處物謂之智。故智者之養生也，必順四時而適寒暑，和喜怒而安居處，節陰陽而調剛柔。如是則邪僻不至，長生久視。

相搏之搏音博禮儒行搏不程勢為搏請為搏

張此言人之德氣受天地之德氣所生，以生精氣魂魄，志意智慮，故智者能全此神智，以順天地之性而得養生之道焉。德者所得乎天，虛靈不昧，具眾理，應萬事者也。目之視耳之聽鼻之嗅口之味手之舞足之蹈，在地所生之精氣也。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德流氣薄而生者也。決氣篇曰：常先身生是謂精，益未成形而先受天之精，故所生之來謂之精。平人絕穀篇曰：神者水穀之精氣也，蓋本於先天所生之精，後天水穀之精而生此神，故曰兩精相搏謂之神。火之精為神，水之精為精，肝為陽藏而藏魂，肺為陰藏而藏魄，故魂隨神而往來，魄並陰而出入。心為君主之官，神明出焉。天地之萬物皆吾心之所任，心有所憶者，意也。意之所存者，志也。志有所變者，思也。思有所慕者，慮也。慮有所處者，智也。此皆心神之運用，故智者順承天地之性而得養生之道也。

馬此詳人身德氣等義，而唯智者惟能養生也。天非無氣而主之以理，故在我之德。天之德也。地非無德而運之以氣，故在我之氣。地之氣也。則吾之生德所流，氣所薄而生者也。故謂之生。然生之來者謂之

同學高世斌士宗參奇

門人黃紹姚贊華校正

精易曰男女構精萬物化生則吾人之精雖見於有生之後而寔由有生之初之精為之本也人生有陰斯有營有陽斯有衛營衛相搏神斯見矣其所謂魂者屬於陽然魂則隨身而往來其所謂魄者屬於陰然魄則並精而出入正以精對神而言則精為陰而神為陽故魂屬神而魄屬精也其所謂心意志思智慮舉不外於一心焉耳故凡所以任物者謂之心素問靈蘭秘典論曰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則萬物之夥孰非吾心之所任者乎由是而心有所憶者意也意有所存者志也志有所變者思也思有所慕者慮也慮有所處者智也此十三者愚人之則傷之如如下節云云智者善於養生上順天時下盡人事為能節陰陽而調剛柔所以邪僻不至而能長生久視於天地之間也

是故怵惕思慮者則傷神神傷則恐懼流淫而不止因悲哀動中者竭絕而失生喜樂者神憚散而不藏憂者氣閉塞而不行盛怒者迷惑而不治恐懼者神蕩憚而不收

張此承上文而言思慮志意皆心之所生是以思慮喜怒哀憂恐懼皆傷其心藏之神氣

心怵惕思慮則傷神神傷則恐懼自失破腠脫肉毛悴色夭死於冬

張此分論七情傷五藏之神志思慮脾之情也如心因怵惕思慮則傷心藏之神神傷則不能主持而恐毛色者天所生之氣也破腠脫肉毛悴色夭天地所生之命絕矣死於冬者五行之氣死於四時之勝尅也開之曰心思慮傷神者脾志并於心也餘藏同

脾憂愁而不解則傷意意傷則悅亂四肢不舉毛悴色夭死於春

張憂愁肺之情也如脾因憂愁不解則傷脾藏之意意傷則悅亂而四支不舉蓋意乃心之所生而脾主四支也

肝悲哀動中則傷魂魂傷則狂妄不精不精則不正當人陰縮而攣筋兩脇骨不舉毛悴色夭死於秋

張悲哀肺之情也如肝因悲哀動中則傷肝藏所藏之魂魂傷則狂妄不精蓋肝者將軍之官謀慮出焉肝志傷則不能處事精詳矣胆為中正之官決斷出焉藏氣傷則府志亦不正而無決斷矣肝主筋而脈絡陰器陰縮脈攣脇骨不舉情志傷而及於形也玉師曰膽附於肝藏府相通惟肝胆最為親切

肺喜樂無極則傷魄魄傷則狂狂者意不存人皮革焦毛悴色夭死於夏

張喜樂心之情也如肺因喜樂無極則傷肺藏之魄魄傷則狂狂者意不存
注意者心之發蓋喜樂無極則神亦憚散而不存矣肺主皮毛故人皮革焦

腎盛怒而不止則傷志志傷則喜忘其前言腰脊不可以俛仰屈伸毛悴色夭死於季夏

張怒者肝之情也如腎盛怒不止則傷腎藏之志志傷則喜忘其前言夫神志相合喜忘者神志皆傷也
注腰者腎之府也故腰脊不可以俛仰屈伸夫脾志并於心肺志并於脾肝氣并於腎乃子氣并於母也
肺志并於肝心志并於肺受所不勝之相乘也平脈篇曰水行乘火火行乘木名曰縱水
行乘金火行乘木名曰逆蓋母乘子者順子乘母者逆也相生者順相起者逆逆則傷矣

恐懼而不解則傷精精傷則骨痠痿厥精時自下是故五藏主藏精者也不可傷傷則失守而陰虛陰虛則
無氣無氣則死矣是故用鍼者觀察病人之態以知精神魂魄之存亡得失之意五者已傷針不可以治之
也

張恐傷腎故恐懼不解則傷腎藏之精腎主骨故精傷則骨痠痿厥精時自下者藏氣傷而不能藏也火
注之精為神水之精為志上節論傷腎藏之志此論傷腎藏之精蓋魂魄智慧本於心腎精神之所生故
首言怵惕思慮者則傷神神未言恐懼者則傷精神生於精而精歸於神也夫水穀入胃津液各走其
道酸先入肝苦先入心甘先入脾辛先入肺鹹先入腎五藏主藏水穀之精者也神氣生於精故五藏之
精不可傷傷則失守而陰虛陰虛則神氣絕而死矣是故用針者察觀病人之態以知精神魂魄之存亡
意之得失五者已傷針不可以治之矣故當順天之性以調養其精氣神焉玉師曰恐懼不解則傷精先
天之精也五藏主藏精者後天水穀之精也神氣皆生於精故曰陰虛則無氣

馬此言傷五神者必傷五藏而危也心藏神脾藏意肝藏魂肺藏魄腎藏精與志是謂之五神藏也故心因
注怵惕思慮則傷神神傷則心虛而腎來侮之腎在志為恐所以恐懼流淫而不止也惟其恐懼自失故
脾破肉脫毛悴色夭而死於冬何也心以水尅火也○脾因憂愁而不解則氣閉塞而不行遂傷意意為脾
之神也意傷則悶亂四肢不舉脾主四肢也至於毛悴色夭而死於春何也以木尅土也○肝因悲哀動
中者則傷魂魂傷則善忘而不精爽其志向亦不王其人當陰縮而筋攣其兩脇骨當不舉漸至竭
絕而失生毛悴色夭而死於秋何也以金尅木也○肺因喜樂無極則傷魄魄傷則神憚散而不藏不藏
則狂狂者意不存脾本藏意而母氣亦衰故不存也其入皮革當焦毛悴色夭而死於夏何也以火尅金
也○腎盛怒而不止則迷惑而不治遂傷志以腎藏志也志傷則前言易忘及腰脊不可以俛仰屈伸又
恐懼而不解則神蕩散而不收及傷精以腎又藏精也精傷則骨痠痿而為痠痿以腎主骨而痿厥皆成
於下也其精時或自下至於毛悴色夭而死於季夏何也以土尅水也○是故五藏皆有氣則各有精而

五藏各有以藏之。傷則失守。而陰氣虛。以五藏皆屬陰也。陰虛則五藏無氣。所以隨時而死耳。○是故用針者。當察觀病人之態。以知精神魂魄意志。或存或亡。或得或失。若五神已傷。則毛悴色夭。死期將至。針不能以治之也。素問五藏別論篇曰。病不許治者。病不必治。治之無功矣。▲愚思鍼不可用。則藥亦不可妄投矣。

肝藏血。血舍魂。肝氣虛則恐。實則怒。脾藏榮。榮舍意。脾氣虛則四肢不用。五藏不安。實則腹脹。經澁不利。心藏脈。脈舍神。心氣虛則悲。實則笑不休。肺藏氣。氣舍魄。肺氣虛則鼻塞不利。少氣實則喘喝。胸盈仰息。腎藏精。精舍志。腎氣虛則厥。實則脹。五藏不安。必審五藏之病形。以知其氣之虛實。謹而調之也。

此言五藏之氣。各有虛有實。而見症之不同也。五藏各有所藏。五志各有所舍。如五志受傷。則有五志之病。如藏氣不平。則見藏氣之症。故必審五藏之病形。以知其氣之虛實也。肝者將軍之官。故氣虛則恐。氣實則怒。脾主四肢。故虛則四肢不用。土灌四藏。是以五藏不安。腹乃脾土之邪郭。故實則腹脹。經澁不利者。不轉輸其水也。夫神怒則悲。喜無心志。故心氣虛則悲。盛寔則笑不休。肺主氣。以司呼吸。故肺氣虛則鼻塞不利。少氣寔則喘喝。胸滿而不得偃息也。腎為生氣之原。故虛則手足厥冷。腎者胃之關也。故寔則關門不利。而為脹矣。此五藏之氣。各有太過不及。而不安和。當審其所見之氣。而調之也。

此言五藏有虛有寔。而其病形亦異也。人身之血。藏於肝。素問五藏生成篇云。人卧血歸於肝。而血則為魂之舍。惟肝氣虛。則為恐。實則為怒。○人之榮氣。藏於脾。而榮則為意之舍。惟脾氣虛。則四肢不用。及五藏不安。以脾主四肢。而脾為五藏之主也。寔則腹脹。經澁不利。以脾之脈行於腹。而土邪有餘。故小便不利。○人之脈。藏於心。而脈則為神之舍。惟心氣虛。則悲寔。則笑不休。○人之氣。藏於肺。則氣為魄之舍。惟肺氣虛。則鼻塞不利。且少氣。素問五藏別論云。心肺有病。而鼻為之不利也。寔則喘喝。其胸必盈。而息則首仰也。○人之精。藏於腎。而精則為志之舍。惟腎氣虛。則為厥證。據素問厥論。當為寒厥。寔則脹。以腎脈行於小腹。也。其五藏不安。蓋脾腎為脹。皆五藏不安。以脹則自不能安也。○凡五藏之病形。如此。當知各藏之氣。虛寔。寔為病。然後可以調之。而調之又不可不謹也。▲針為皆當謹調。

終始第九

終始。本古經篇名。而伯乃述之。故前報結篇有云。九針之玄。要在終始。此又曰。畢於終始。故知其為古經篇名也。按首無起句。當同前篇。俱為岐伯言也。

凡刺之道。畢於終始。明知終始。五藏為紀。陰陽定矣。陰者主藏。陽者主府。陽受氣於四末。陰受氣於五藏。故瀉者迎之。補者隨之。知迎知隨。可令氣和。和氣之方。必通陰陽。五藏為陰。六府為陽。傳之後世。以血為盟。敬

終始者
始於五
藏於五
經於六
於六氣
蓋五藏
內生六
經六經
外合六
氣於五
藏又本
於六氣
之所生
故曰人
生於地
命懸於
天

張

此篇論人之藏府陰陽經脈血氣本於天地之所生有始而有終也五運行論曰東方生風風生木木生酸酸生肝南方生熱熱生火火生苦苦生心火風寒暑濕燥熱天之六氣也木火土金水地之五行

張

也天食人以五氣地食人以五味是天之六氣化生地之五行五味五藏為紀謂人之五藏本於五行之化也六府以應地之五行外合六經以應天之六氣故曰明知終始五藏為紀謂人之五藏本於五行之化也

張

請言終始經脈為紀平與不平天道畢矣謂人之經脈應天之六氣也末結曰太陽之脈其終也戴眼反折太陰終者腹脹不得息是人之陰陽血氣始於地之五行天之六氣所生而終於地之六經天之六氣

張

也故曰其生五其數三謂生於五行而終於三陰三陽之數也陰者主藏陽者主府藏府陰陽之相合也陽受氣於四末陽受天氣於外也陰受氣於五藏陰受地氣於內也故瀉者迎之迎陰氣之外出也補者

張

隨之追陽氣之內交也故曰知迎知隨氣可令和氣之方必通陰陽

張

此言凡刺之道當知此終始之篇大義也藏為陰府為陽陽在外受氣於四肢陰在內受氣於五藏故因其氣之來而迎之者瀉之法也因其氣之往而隨之者補之法也知迎隨為補瀉則陰陽諸經之氣

張

調矣

謹奉天道請言終始終始者經脈為紀持其脈口人迎以知陰陽有餘不足平與不平天道畢矣所謂平人

者不病不病者脈口人迎應四時也上下相應而俱往來也六經之脈不結動也本末之寒溫之相守司也

形肉血氣必相稱也是為平人少氣者脈口人迎俱少而不稱尺寸也如是者則陰陽俱不足補陽則陰竭

瀉陰則陽脫如是者可將以甘藥不可飲以至劑如是者弗灸不已者因而瀉之則五藏氣壞矣

張

謹奉天道請言終始者謂陰陽經脈應天之六氣也夫血脈本於五藏五行之所生而外合於陰陽之六氣有生始而有經終故曰終始者經脈為紀也持其脈口人迎以知陰陽有餘不足平與不平益診

張

其脈以候其氣也應四時者春夏之氣從左而右秋冬之氣從右而左是以春夏人迎微大秋冬氣口微大是謂平人上下相應者應天之六氣上下環轉往來不息六經之脈隨氣流行不結動也本末者有本

張

標之出入寒溫者應寒暑之往來各相守司也形肉血氣謂脈外之血氣與六經陰脈必相稱也脈口人迎以候三陰三陽之氣是以少氣者脈口人迎俱少尺以候陰寸以候陽不稱尺寸者陰陽氣虛而又應

張

於尺寸之脈也甘藥者調胃之藥謂三陰三陽之氣本於中焦胃府所生宜補其生氣之原道之流行故不可飲以至劑謂甘味太過反留中也弗灸者謂陰陽之氣不足於外非經脈之陷下也因而瀉之則五

藏氣壞者六氣化生夫五行五行上呈六氣五六相得而各有合也

此言持寸口人迎之脈可以別平人與病人而病人之少氣者當調以甘藥而不宜施於針灸也諸經之虛實平否皆可奉天道以知之矣夫所謂平人者不病之人也春夏人迎微大秋冬人迎微小與四時相應又俱往俱來與尺寸相應上謂寸下謂尺手足各有六經無結脈無動脈審其本末察其

寒溫此語見本經禁服篇各有所司與時相宜形肉血氣相稱是之謂平人也其正氣衰少故脈口少氣而尺亦然乃陰陽不足也人迎少氣而寸亦然乃陽經不足也若瀉陽經而陰經愈竭若瀉陰經則

陽經愈脫此針之所以不可施也僅可將理以甘和之藥不可飲以至補至瀉之劑且灸亦不可妄用倘病有未已而針灸誤瀉則五藏之氣益壞矣豈可哉

人迎一盛病在足少陽一盛而躁病在手少陽人迎二盛病在足太陽二盛而躁病在手太陽人迎三盛病

在足陽明三盛而躁病在手陽明人迎四盛且大且數名曰溢陽溢陽為外格脈口一盛病在足厥陰厥陰

一盛而躁在手心主脈口二盛病在足少陰二盛而躁病在手少陰脈口三盛病在足太陰三盛而躁在手

太陰脈口四盛且大且數者名曰溢陰溢陰為內關內關不通死不治人迎與太陰脈口俱盛四部以上命

曰關格關格者與之短期按脈分氣口人迎此與禁服等篇義同滑伯仁言古以夾喉兩

左為人迎右為氣口以候三陰三陽之氣聖人南面而立前曰廣明後曰太衝左東而右西天道右旋

地道左還故以左候陽而右候陰也躁者陰中之動象蓋六氣皆由陰而生從地而出故止合足之六

經其有躁者在手以合六藏六府十二經脈蓋十二經脈以應三陰三陽之氣非六氣之分手與足也外

格者謂陽盛於外而無陰氣之和內關者陰盛於內而無陽氣之和關格者陰關於內陽格於外也開之

曰脈口太陰也人迎陽明也蓋藏氣者不能自至於手太陰必因於胃氣乃至於手太陰是左右皆屬太陰而皆有陽明之胃氣以陽氣從左而右陰氣從右而左故以左候三陽右候三陰非左主陽而右主陰也陰中有陽陽中有陰是為平人若左獨主陽右獨主陰是為關格陽之死候矣

此言脈口人迎之脈而決其病在何經甚至脈為關格則死也人迎一盛二盛三盛四盛者較之脈口之脈大一倍二倍三倍四倍也義見本經經脈禁服篇人迎一盛病在足少陽胆經若一盛而加之以躁動則在手少陽三焦經矣人迎二盛病在足太陽膀胱經若二盛而加之以躁動則在手太陽小腸經矣人迎三盛病在足陽明胃經若三盛而加之以躁動則在手陽明大腸經矣蓋人迎主外太陽小

凡刺之道氣調而止補陰瀉陽音氣益彰耳目聰明反此者氣血不行

此言三陰三陽之氣從五臟之所生故曰明知終始五臟為紀凡刺之道氣調而止謂陰陽之氣偏盛

氣入鼻藏於心肺上使五色修明音聲多彰順氣篇曰五者音也音主長夏是補其藏陰則心肺脾藏之

氣和而音聲益彰矣肝開竅於目腎開竅於耳肝腎之氣盛則耳目聰明矣補其藏陰導其氣出則三陰

行雲氣者天下也胃之所出血氣者經隧也經隧者五臟六府之大絡也故不補陰瀉陽則氣血不行

此言據人迎脈口之脈當施補瀉之法也人迎一盛病在足少陽膽經則膽與肝為表裡乃膽寔而肝

切其脈而驗其病之退否球而取穴於肝膽二經之上蓋彼此之穴相間之謂球也候至氣和乃止針由

此推之則一盛而躁病在手少陽當瀉手少陽三焦經而補手厥陰心包絡經矣○人迎二盛病在足太

陽膀胱經則膀胱與腎為表裏乃膀胱寔而腎虛也當瀉足太陽膀胱經而補手少陰心經矣○人迎三盛病在足

陽明胃經則胃與脾為表裏乃胃寔而脾虛者也當瀉足陽明胃經而補手少陰心經矣○人迎四盛病在足

者一穴一日之內二次刺之必切其脈而驗其病之退否疏而取穴於脾胃二經之上候其氣和而乃止

針△下文曰所謂日二取之者陽明主胃大富於穀氣故可日二取之此處缺此語由此推之則三盛

而躁病在手陽明當瀉手陽明大腸經而補手太陰肺經矣○脈口一盛病在足厥陰肝經則肝寔而胆

虛也當瀉足厥陰肝經而補足少陽膽經補者二穴而瀉者一穴補倍而瀉半也一日刺之者一次必切

其脈而驗其病之退否球而取穴於肝膽三焦經之上候至其氣和而乃止針由此推之則一盛而躁病在手心

主當瀉手厥陰心包絡經而補手少陽三焦經矣○脈口二盛病在足少陰腎經則腎寔而膀胱虛也當

瀉足少陰腎經而補足太陽膀胱經補者二穴而瀉者一穴二盛病在足少陰腎經則腎寔而膀胱虛也當

而驗其病之退否疏而取穴於腎與膀胱二穴候其氣和而乃止針由此推之則二盛而躁病在手少陰

當瀉手少陰心經而補足太陽膀胱經矣○脈口三盛病在足太陰脾經則脾寔而胃虛也當瀉足太陰

脾經而補足陽明胃經補者二穴而瀉者一穴一日之內二次刺之必切其脈而驗其病之退否球而取

穴於脾二經之上候其氣和而乃止針由此推之則三盛而躁病在手太陰當瀉手太陰肺經而補手陽

明大腸經矣○夫肝膽則曰一日一取之膀胱與腎則曰間日一刺之惟胃與脾則曰一日二取之者正

以陽明主胃大富於穀氣故一日可二取之耳○人迎與脈口俱盛皆三倍以上命曰陰陽俱滿謂之關

格如此者而不刺以開之則血氣閉塞脈氣不行邪氣流行於中五臟內傷病至若此而始圖灸之則變

易而為他病矣△由此觀之則灸不及針後人不察病勢已危而概用灸火者晚矣是以凡行刺者必

早乘其病勢以調其氣候至氣和而止針或補陰經以瀉陽經或補陽經以瀉陰經則音聲能彰耳聰目

明矣否則氣血不行而病必至危矣△按此即人迎脈口以知虛實逐瀉陰補陽瀉陽補陰乃

診治至妙之法也豈特用針為然奈何後世不講而脈既不明治亦無法致人夭折者多痛哉

所謂氣至而有效者。瀉則益虛。虛者脈大如其故而不堅也。堅如其故者。適雖言故。病未去也。補則益實。實者脈大如其故而益堅也。夫如其故而不堅者。適雖言快。病未去也。故補則實。瀉則虛。痛雖不隨針。病必哀去。必先通十二經脈之所生病。而後可得傳於終始矣。故陰陽不相移。虛實不相傾。取之其經。

注

此言補瀉三陰三陽之氣。必候經脈和調。所謂終始者。經脈為紀也。瀉者瀉其盛而益其虛也。堅實也。虛者脈大如其故而益堅也。若堅如其故者。適雖言故。已和調而所生之病未去也。補者所以益其虛也。

實者脈大如其故而益堅也。夫如其故而不堅者。適雖言快。乃陰陽之氣和而快然。經脈之病未去也。蓋始在三陰三陽之是動。漸及於經脈之所生病。故所謂氣至而有效者。針在三陰三陽之氣分。經脈雖不隨針。而經脈之病必哀去。經氣之相應也。故必先通十二經脈之所生病。而後可傳於終始矣。故陰陽不相移。虛實不相傾。言陰陽之氣無虛實之傾移。則當取之其經。所謂不虛不實。以經取之。蓋言陰陽之氣已無虛實。則脈應和調矣。脈不調者。所生病也。故當取之其經。故曰脈大如其故者。謂陰陽之氣已如無虛實。而無盛虛。堅不堅者。經脈所生之病尚未平也。開之曰先為是動。後病所生。此因氣以及經也。

注

此承上文而言補瀉之法。候氣至而有效也。九針十二原篇有云。刺之效氣至而有效。效之信。若風之吹雲。明乎若見蒼天。夫所謂氣至而有效者。正以其瀉者已虛而補者已實也。蓋瀉則益之以虛。虛者貴於脈之不堅。所以脈盡如其舊。而按之不堅也。苟不堅如其初。則適雖言病去。復舊其病尚未去也。補則益之以實。實者貴於脈之堅。所以脈盡如其舊。而按之堅也。苟不堅如其初。則適雖言身體已快。其病尚未去也。夫然則脈之堅與不堅。虛實之所由驗也。故補之而實。則脈必堅。瀉之而虛。則脈必不堅。其病有痛者。雖不隨針。而即去。然亦必以漸而哀矣。

為醫者必先通於十二經脈之所生病。或虛或實。當補當瀉。而後可傳於終始篇之大義也。欲通十二經脈之所生病。及虛實補瀉。必明於本經經脈第十篇而後可。正以陰經陽經病各有在不相轉移虛之實。之法有收當不得傾易。故當取之於其各經耳。按此則用藥以補瀉而病之去否。亦可以脈之堅否為驗矣。

凡刺之屬三。刺至穀氣。邪辟妄合。陰陽易居。逆順相反。沉浮易處。四時不得。稽留淫泆。須臾而去。故一刺則

陽邪出。再刺則陰邪出。三刺則穀氣至。穀氣至而止。所謂穀氣至者。已補而實。已瀉而虛。故已知穀氣至也。

邪氣獨去者。陰與陽未能調。而病知愈也。故曰補則實。瀉則虛。痛雖不隨針。病必哀去矣。

注

此承上文而言去陰陽偏盛之邪。又當調其經脈也。穀氣者。榮衛血氣。生於水穀之精。謂經脈之氣也。陽邪陰邪者。陰陽偏盛之氣也。蓋因邪僻妄合於氣分。使陰陽之氣不和。而易居也。逆順者。謂皮膚之

脈內之氣升浮而出脈外之氣降沉而入即下文春氣在毛冬氣在筋

氣血從臂肘而行於手腕之前經脈之血氣從指并而行於手腕之後病則逆順相反矣浮沉異處者陰陽之氣與經脈不相合也四時不得者不得其升降浮沉也此因邪僻淫泆於陰陽之氣分而致經脈之不調也故一刺則陽邪出再刺則陰邪出而陰陽之氣調矣三刺則穀氣至而經脈之血氣和矣故已補其三陽之虛則陽脈實矣已瀉其三陰之虛則陰脈虛矣已補其三陰之虛則陰脈實矣已瀉其三陽之實則陽脈虛矣故已知穀氣至而脈已調矣如氣分之邪獨去而陰與陽之經脈雖未能調而病知愈也故曰補則寒瀉則虛痛雖不隨針針入皮肉間也病必哀去矣按官針篇曰先淺刺絕皮以出陽邪再刺則陰邪出者少益深絕皮致肌肉入皮肉間也病已入分肉之間則穀氣出蓋在皮膚分腠之間以致穀氣不在脈也故曰痛雖不隨針謂針未入皮肉而痛應於脈非針在脈而痛於脈也開之曰經脈之血氣水穀之所生也病在三陰三陽之氣故補之瀉之則陰陽之氣和而經脈未調也穀氣至而後經脈和調故曰凡刺之屬三

張此承上文而言病必哀去者正以三法行而穀氣至也凡刺法之所屬有三由初刺次刺三刺以致其穀氣來至者何哉蓋病者始時邪僻之氣妄合正脈陰陽諸經似相易而居表裡逆順似相反而行脈氣浮沈似所處各異其邪氣稽留淫泆必待針以去之耳故初刺之以出其陽氣之邪再刺之以出其陰氣之邪三刺之以致其穀氣則已補而實已瀉而虛故已知其穀氣之至也斯時也邪氣已去陰陽諸經雖未即調而知其病之必愈上文所謂補則實瀉則虛病雖不隨針即去而病必哀去者復何疑哉

陰盛而陽虛先補其陽後瀉其陰而和之陰虛而陽盛先補其陰後瀉其陽而和之

張此復論調和經脈之陰陽所謂盛則瀉之虛則補之者調和三陰三陽之氣也不虛不實以經取之者謂陰陽之氣已調無虛實之偏僻而經所不調者又當取之於經也夫經脈之血氣本於藏府所生故當先補其正虛而後瀉其邪實開之曰前節論調氣而經脈不調上節論在皮膚以致穀氣此節論取其經

張此承上文而言陰經陽經之補瀉其法當有先後也夫脈口盛而六陰為病是陰經盛而陽經虛也然必先補其陽而後瀉其陰以和之○人迎盛而六陽為病是陽經盛而陰經虛也必先補其陰而後瀉其陽以和之何也邪氣雖當去而尤必以扶正氣為先

三脈動於足大指之間必審其虛實虛而瀉之是謂重虛重虛病益甚凡刺之者以指按之脈動而實且疾者疾瀉之虛而徐者則補之反此者病益甚其動也陽明在上厥陰在中少陰在下

張此篇論三陰三陽之氣本於五藏五行之所生而五藏之氣生於後天水穀之精始於先天之水火益水生木而火生土金也以上數節論三陰三陽之氣候於人迎氣口謂本於陽明水穀之所生從五藏

膺膺中膺背膺中肩膊虛者取之

之經隧出於皮膚而見於尺寸此復論五行之氣本於先天之腎藏下出於腰氣之街散於皮膚復從下而上本經論膺篇曰衝脈者十二經之海也與少陰之大絡起於腎下出於氣街循陰股內廉少陰之經下入內踝之後入足下其別者斜入踝出屬附上入五指之間注諸絡以溫足脛是先天水火之氣下出於腰氣之街故陽氣起於足五指之裏此水火陰陽之氣出氣街而散於足五指也其別者邪入踝出屬附上入五指之間是先天之水火化生五行之氣隨衝脈與少陰之大絡注於足大指之間而復上行故少陰在下者謂天一之水地二之火厥陰在中者謂天三之木陽明居中土而主秋金之氣陽明在上者謂地四生金天五生土也此言五藏五行之氣生於中焦之陽明始於下焦之火陰其上行者出於陽明而走皮膚其下行者出於少陰而動於足大指之間

此言足之三經當驗其虛實而補瀉之也據本節復大則三脈者足陽明胃經足厥陰肝經足少陰腎經也三脈動於足大指之間者正以陽明動於大指次指之間凡屬先陷谷衝陽解溪皆在足跗上也厥陰動於大指次指之間正以大敦行間太衝中封在足跗內也少陰則動於足心其穴湧泉乃足跗之下也必審其脈之虛實若虛者而瀉之是謂重虛虛病之所以益甚也凡刺此者須以指按之脈動而實且疾者為寔宜急瀉之脈動而虛且徐者為虛宜急補之否則重虛其虛重寔其寔其病當益甚也且視其脈之所動者陽明則在於足之上厥陰則在於二經之中少陰則在於足之下耳

此言凡取穴者必當各中其所也胸之兩旁謂之膺故膺內有膺如胃經氣戶庫房屋腎膺腎經或中神藏靈墟神封之類凡刺膺膺者當各中其所也背內有膺如督脈經諸穴居脊之中膀胱經諸穴居背之四行之類凡刺背膺者當各中其所也與肩膊可也凡按分肉虛處則取之耳

上重舌刺舌柱以鉞鉞也

此言刺重舌之法也舌在上故曰上古下生舌謂之重舌當刺其舌柱在舌下之柱用之以鉞針耳九針篇云鉞針取法於劍鋒廣二分半長四寸去大癰膿兩熱相爭官鉞篇云病為大膿者取以鉞

鉞

手屈而不伸者其病在筋伸而不屈者其病在骨在骨守骨在筋守筋

夫皮肉筋骨五藏之外合脈外之氣分也此承上文而言五行之氣從足上行如有虛者取之取之者謂迎其氣之外出也胃膺在膺中脾膺在膺旁肺膺在背肩心之竅在舌肝之氣在筋腎之氣在骨是五藏之氣虛者各隨其所在而取之玉師曰此論脈外之氣故在心止言舌而不言膺本篇重在五行六氣之生始出入故篇名終始而論刺則曰虛者取之曰以鉞針也曰在骨守骨在筋守筋讀者味之其義

自得○張開之曰上節曰火陰在下陽明在上謂數之始於一而終於五氣從下而上也此節先言膺俞而未言其病在骨謂數之成於五而歸於一復從上而下也

注馬此言屈伸可驗筋骨之病當各守其法以刺之也凡手雖能屈而實不能伸者正以筋甚拘攣故屈易而難伸其病在筋治之者亦惟在筋守筋耳不可誤求之骨也手雖能伸而實不能屈者正以骨有所傷故伸易而屈難其病在骨治之者亦惟在骨守骨耳不可誤求之筋也

補須一方實深取之稀按其痛以極出其邪氣一方虛淺刺之以養其脈疾按其痛無使邪氣得入邪氣來也緊而疾穀氣來也徐而和脈實者深刺之以泄其氣脈虛者淺刺之使精氣無得出以養其脈獨出其邪氣

馬此言補瀉之法所以出其邪氣而復其正氣也補瀉之法須待其一時方寔則行瀉法方猶俗云變方也當深其針以取之少按其痛以極出其邪氣一時方虛當淺其針以養其正氣之脈且急按其痛無使邪氣又得而入也蓋邪氣之來其針下必緊而疾穀氣之來其針下必徐而和可得而驗者也況病之虛寔係於脈之虛實故即脈之虛實以為刺之深淺而泄其邪氣養其正氣焉耳

刺諸痛者其脈皆實

張此論身形之應四方也一方實深取之一方虛淺刺之脈實者深刺之脈虛者淺刺之此論四方之虛寔也經云氣傷痛諸痛者其脈皆實言四方之氣歸於中央為實

馬此承上文而言脈寔者當瀉以凡刺諸痛者其脈必寔故也

故曰從腰以上者手太陰陽明皆主之從腰以下者足太陰陽明皆主之

張手太陰陽明主天足太陰陽明主地身半以上為天身半以下為地故者承上文而言言人之形氣生於六合之內應天地之上下四旁故曰天地為生化之宇

馬此言病有所主之經見治之者當分經也素問六微旨大論曰天樞之上天氣主之天樞之下地氣主之天樞旁二寸本經陰陽繫日月篇曰腰以上為天腰以下為地故曰從腰以上手太陰肺經

手陽明大腸經主之蓋肺經自胸行手大腸經自手行頭也從腰以下足太陰脾經足陽明胃經主之蓋脾經自足入腹胃經自足上面也四經各有所主則各經宜各有所取耳

病在上者下取之病在下者高取之病在頭者取之足病在腰者取之膈

齊刺問有
素問論
經脈之
血氣隨
春氣外
出

此言形身之上下應天地之氣交六微旨論曰天氣下降氣流於地地氣上升氣騰於天上下相召并降相因是以病在上者下取之病在下者高取之因氣之上下升降也邪客篇曰天圓地方人頭圓足方以應之病在頭者取之足以頭足之應天地也病在腰者取之膈以腎臟膀胱之水氣應天泉之上下也夫謹奉天道請言終始知血氣之生始出入應天地之五運六氣上下四旁天道畢矣

馬此言治病有遠取之法也有病難在上其脈與下通當取之下有病難在下其脈與上通當取之高故病在頭而取之於足病在於腰而取之於膈皆在上取下之法也至於在下而取高之義可反觀矣

病生於頭者頭重生於手者臂重生於足者足重治病者先刺其病所從生者也

張上節論上下之氣交此論天地之定位頭以應天足以應地手足應四旁蓋天地四方之氣各有所生之本位故生於頭者頭重生於足者足重隨其所生而取之重者守而不動也開之曰前節論四方之氣流行故有一方實一方虛如金行乘木則東方實而西方虛

馬此言治病有先取之法也病生於頭者其頭必重餘病皆從此始故治病者先取之頭至於手病而臂重足病而足重其法亦猶是耳即先求其本之義也

春氣在毛夏氣在皮膚秋氣在分肉冬氣在筋骨刺此病者各以其時為齊故刺肥人者以秋冬之齊刺瘦人者以春夏之齊

張此言三陰三陽之氣應天地之四時皮肉筋骨脈外之氣分也陰陽之氣始於膚表從外而內與經脈之出入不同故春氣在毛夏氣在皮膚秋氣在分肉冬氣在筋骨蓋始於皮毛而入於筋骨自外而內也肥人之皮膚濕分肉不解氣留於陰久故刺肥人者以秋冬之齊深取之也瘦人之皮膚滑分肉解氣留於陽久故刺瘦人者以春夏之齊淺取之也齊者與時一之也開之曰首六論四時謂氣之從外而入從四向論肥瘦謂氣之從內而出蓋六氣雖運行於膚表然本於內之所生也男應畧曰從外而內天之氣也從內而生人之氣也人與天地相合故或從外或從內內外出入者也

馬此言治法有深淺當隨時因人而施也春氣邪發在毫毛皮膚而淺其針秋冬則出於皮膚秋氣初入於分肉間冬氣則入於筋骨凡刺此四者春夏則取之毫毛皮膚而淺其針秋冬則取之分肉筋骨而深其針所謂隨時以為劑也後世之齊從劑蓋用刀以製藥也今針曰齊者猶之用藥故耳故云然人之肥者其病必深故用秋冬之劑人之瘦者其病乃淺故用春夏之劑所謂因人而施者又如此

病痛者陰也痛而以手按之不得者陰也深刺之病在上者陽也病在下者陰也癢者陽也淺刺之

張此論表裏上下之陰陽表裏為陽裡為陰身半以上為陽身半以下為陰病在陽者名曰風故癢者陽也病在皮膚之表陽也病在陰者名曰痺痺者痛也故病痛者陰也以手按之不得者留痺之在內也

此言表裏之陰陽也病在上者為陽病在下者為陰以形身之上下分陰陽也

馬此言病在陰陽故刺之有淺深也陰經為陰陽經為陽痛為陰痺為陽上為陽下為陰病在陰者深取之病在陽者淺刺之

病先起陰者先治其陰而後治其陽病先起陽者先治其陽而後治其陰

張此承上文而言表裏上下陰陽之氣交相貫通故有先後之分焉內經云陽病者上行極而下陰病者下行極而上從內之外者先調其內從外之內者先治其外

馬此言病有所由起故刺有所先也陰陽者陰經陽經也按此節大義與上病生於頭者頭重一節相同

刺熱厥者留針反為寒刺寒厥者留針反為熱刺熱厥者二陰一陽刺寒厥者二陽一陰所謂二陰者二刺

陰也一陽者一刺陽也素問明有厥論本經寒熱病篇亦有刺寒厥熱厥法

張此論寒熱之陰陽厥逆也刺熱厥者留針俟針下寒乃去針也刺寒厥者留針俟針下熱乃去針也二陰一陽二陽二陰者謂寒熱陰陽之氣互交通故不獨取陽而獨取陰也開之曰一二者陰陽水火

之生數也

馬此言刺厥病之有法也素問厥論有寒熱二證刺熱厥者久留其針反能為寒而熱可去刺寒厥者久留其針反能為熱而寒可去刺熱厥者補陰經二次瀉陽經一次蓋陰盛則陽退熱當自去也刺寒厥

者補陽經二次瀉陰經一次蓋陽盛則陰退寒當自去也所謂二陰者二刺陰經也一陽者一次瀉陽經也其二陽一陰可推矣

久病者邪氣入深刺此病者深內而久留之問日而復刺之必先調其左右去其血脈刺道畢矣

張人之衛氣晝行於陽夜行於陰應天道之遠地一周晝明夜晦病久者邪氣入深邪與正爭則久留於陰問日而後出於陽是以問日復刺之者俟氣至而取之也左右陽陰之道路也經脈者所以行氣血

而榮陰陽也此篇論終始之道本於五行六氣五行應神機之出入六氣應天道之右旋行針之士能順上下之運行調左右之問氣去血脈之宛陳刺道畢矣

馬此言久病治之有法也

凡刺之法必察其形氣形肉未脫少氣而脈又躁躁厥者必為繆刺之散氣可收聚氣可布